



#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(108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**許品誼**

就讀系別：**公衛學院公衛系**

**五年級**

得獎作品：**台北的雨季**

得獎感言：

細雨編織的台北，與已在最遠方的友人。謝謝這次的比賽，讓那些混沌情緒得以梳理。



## 台北的雨季

公衛五 許品誼

台北又下雨了。

東北季風再次降臨，宣判城市將進入冬雨紛至沓來的季節。整座城市再度為雨所狹持，寒風已夾帶雨氣前來島國的上空。雲已過薄，脆而易碎，天空裂了便會落雨，如透明細針從天筆直的灑下來，有時跟著風搖曳斜插刺傷了整座台北，無人倖免。人們猶如尋求避難所般迴避逃離，躲進室內，鑽入傘中，套進衣中，建造個自我世界的屏障，但仍難免被雨修理一頓。雨的到來總打亂了生活節奏，因此我總是很難喜歡上那些下雨的日子，由其是以下雨作為代名詞的台北，陰雨綿綿的日常。

想起小時候，有回在南部老家玩耍時下起了大雨，和祖父抱怨下雨天囚禁了遊玩，他只是淡淡的說：「這是老天爺在嫁女兒，將潑出去的水灑落至人間。太陽嘛，也忘了履行每日工作的照耀，雲群也跟著歡心簇擁來祝賀。所以對上天來說，反而是個黃道吉日、是個歡欣鼓舞的日子。」長大離鄉後，換我把這個故事帶到台北，努力說服著厭惡下雨天的自己，應當逆來順受的接受天氣變化。只是即便上天在如此歡欣鼓舞，反觀腳下的人間卻判若天淵，寒風滲入脊髓的刺骨，扎在血管中根深蒂固的冰凍，發冷得叫人只打哆嗦、頭皮發麻，還附帶滂沱大雨的熱心洗禮，濕冷得使人窒礙難行。

在台北也已吃了四年的柴米油鹽，但每逢冬天雨季依舊無助不安。只要離開溫暖室內，被迫要踏出室內寵是最煩心的時刻，望著屋簷外的細雨斜織，重複著手足無措、彳亍而無所趨的徬徨。內心遲遲無法決定要派出哪隻腳，先去給雨洗刷一番，瞅著要踩至

哪塊潔淨又無積水的地面，同時計算著下一步要如何將另隻腳拓印在哪塊淨土上，才不會讓水漫過鞋子，浸染了襪子。我相當羨慕行人們自由駕馭款款的腳步，可以俐落得在雨中疾行，即使也才兩隻腳，感覺它們卻常常為此和腦袋齟齬，就像誰都不想離開溫暖室內的舒適圈一樣，安心踏實、無所驚擾，一如往常，是最為平凡的幸福。

年復一年，我好像越來越可以抓到訣竅，學著如何安分得繼續與雨共存，好不容易，亦步亦趨跟著天天打傘和包容霉味，或許習慣之後就不那般討厭雨天了吧，我是這麼想的。

直到去年的那晚深夜大雨裡，接到妳突然捎來的壞消息。

「嘿，好久不見，妳最近過得還好嗎？那個……我好像，生病了。醫生說，我的胸腔的X光片裡面，好像有個不明物體，必須要進入醫院很長一段時間了。可是，我……是要進入醫院實習的醫學生。為什麼，憑什麼，上天要在畢業前這樣對我？」話筒裡，字字句句顫抖著，語畢，妳哭了。妳說，那晚妳忍不住溜出病房，奔走在異常冷清的十全路上，空轉無方向的繞了好幾圈，又像瘋子一樣，不可遏止得三民分局前大哭一場，獨自一人在高雄街頭徘徊遊蕩，需要把體內滿溢的恐懼好好的擠出來，但又將妳反噬。

我明白妳應是鼓起莫大的勇氣，才將這些難以啟齒坦露出來。妳害怕身為醫學生，病人、同儕，甚至老師將會怎麼看待，病人是否可以接受自己的醫護人員是病人嗎？行事曆的所有代辦事項硬是踩了煞車，那些落空的未來規劃讓妳不敢想像。正因為病了，也無法抵擋被社會世俗眼光貼上標籤，不再活躍，不再出現，最後，慢慢被遺忘。

上天或許開了妳一場玩笑，但我想我也跟著被開了場天大玩笑，劈頭砍來如此震懾的消息，讓我徹底招架不住。話筒另端的我，洩了氣般癱坐在地上，周遭所有聲響與畫面跟著思緒被抽走了，徒留外頭的雨依然恣意滂沱。沈默許久，囁嚅著雙唇，我只能懦弱的電話裏，喉嚨哽著什麼似的，努力從牙縫中，生卻得擠出幾個詞彙，勉強拼湊：「我真的，不能失去妳。不能、拜託、真的。」

記憶裡，妳若夏日陽光燦爛，總扯著笑容插著腰，在教室轉角轉頭要我快點跟上妳飛快的步伐，笑我老是溫吞緩慢，因此每每我們都上課快遲到。我只記得，每次當我竭盡全力衝刺，好不容易才追上妳，上氣不接下氣的攤軟在階梯手上，抬頭映入眼簾的陽光在妳身後，將所有光明灌注在妳身上了，讓妳看起來如此強壯活力，耀眼得無堅不摧。妳是太陽，同時也自由得轉瞬成風，我是如此深信不疑。這次應該也會一樣，我相信沒有什麼能難得倒妳的，這次也不會的，一定的。

但怎麼想得到，陽光也會有黯淡，風也會有被帶走的一天。爾後的日子裡，陽光被硬生生的囚禁在冰冷的醫院牢籠中，不再照耀、不再耀眼，風兒也不再輕盈了，自由也已消逝無蹤。轉移是從腳開始蔓延的梅杜莎石化詛咒，將妳的軀體印拓在床褥上，妳被蠶食得逐漸失去移動能力，後來嘴唇也被上了鎖。妳開始變成雨，寂寞無助的雨，每次去看妳時，總看妳眼睛下著雨，我甚至連覆蓋在妳身軀上被褥都替妳感到沈重不堪，像台北這座城市一樣，總是被厚重不堪的雲壓得喘不過氣。望著已經凹陷的臉頰，越來越蒼白的肌膚，我懂妳眼神如若微絲般想要表達雀躍，但只能擠出整天的最後一道力氣，對我眨眨眼，努力控制臉龐上提

的肌肉，看能不能就此扯出和以往一樣的笑容，徒待勞無功後，只能放任汨汨眼淚分割臉龐。

這真的是我記憶中熟知的妳嗎？妳是如此勇敢，如此強盛，如此閃耀，在這最發光發熱的年紀，妳是真的不該在這裡的。年輕如我們，即使感冒發燒，只要睡好覺、休息夠，隔天依然生龍活虎，仗著自己年輕，那些病、那些痛，應該離我們很遙遠吧，那些都是等邁入老年才會遇上的，瘟神不會就這樣找上門來才對，對吧？只要好好去睡個覺，休息半晌後，妳就會地好起來，是吧？

我是如此以為著的，自我催眠著。

七個月過後，雨也被帶走了。妳也跟著成為這塊島國的雨季。

妳走後，每當這座城市下雨時，我總是會著實得想起了妳。那些聽著雨聲，失眠了好幾個漫漫夜裡，棉被在下大雨的夜晚裡，跟著眼淚慢慢沾濕，攤開成湖泊，等到我好不容易在這逼仄的黑暗裡沈沈睡去，以短暫假死的狀態寄生於床褥，那麼我便可假裝這些痛苦不堪的刺痛不曾存在，我願醒時才是做夢，而夢裡才是事實。只要睜開眼，排山倒海的焦慮與恐懼又淹沒自己，窒息得泅泳在無盡頭的黑暗裡。睡醒是冰冷的蛇，緊緊的攫獲著人心，緩慢的對著我的臉吐信，只能呼吸著潮濕黏膩的空氣，在胸口中翻攪者，被吞噬得一乾二淨。在雨季裡偶逢有太陽的日子，猶如沙漠週的綠洲一樣為之難得。我祈禱著，盼望上天可以還回人間一份天晴，好讓一早陽光，可以替我在歲月中緩緩曬乾了淚痕。

「會不會每次台北下雨時，妳也降臨在我面前了呢？」我不禁自私的忖度著。妳可以幫我看看，是不是下雨時和祖父說的一樣，天上總逢喜事，好不熱鬧吧！妳應當也去一齊去湊熱鬧的，留在人間已受太多苦了。我很想念妳。

但也來不及了，我們總是花了很長的時間與他人建立關係，建構習慣的生活模式，但好不容易構築的既有世界卻可以輕易瞬間崩塌，例如一句話、一個人、一個事實。生活是團被揉爛的紙張，被捏爛過後，重新攤開後上面又會覆滿皺摺，既抹不去，也帶不走，如每寸妳活過的痕跡。等到後來我才明白：所以如果今天不說不知道還有幾個明日，萬物轉瞬間就消逝，不在了，也不再了。

今早醒來，我想是個好天氣，因為無雨，安靜得亦無語。日頭從菩提樹的葉縫中跌落，像打翻一整盤玻璃珠，仿若落玉盤般在行人道上閃動跳躍著，陽光恰巧幸運躲過烏雲的追捕，穿透玻璃闖入屋中，恰好灑落在床邊，讓整個世界漫漶起來，時間彷彿又開始遲滯，走慢了分秒的間隔，讓我總算可以放下罣礙的睡去，誰知下次睜開眼後，又有些烏雲殘黨突然從窗戶的罅隙鑽了進來。於是，窗外又繼續細雨斜織。

台北又下雨了。

在沒有妳的雨季。